

戊林 著

科学侦探丛书
KEXUE DETAN CONGSHU

在死神门槛前的较量

爷爷将三个钢球埋在豆地里做
科学实验。有一天，钢球突然
飞走了，爷爷得知，有古椅子
说，13小时，13小时，人命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戎林 著



在死神门槛前的较量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死神门槛前的较量 / 戎林著.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2. 9

(前卫侦探)

ISBN 7-5320-8329-2

I. 在... II. 戎... III. 儿童文学—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74662号

前 卫 侦 探

在死神门槛前的较量

戎 林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

易文网: www.ewen.cc

(上海永福路123号 邮编:200031)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5.75 字数 95,000

2002年9月第1版 200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100本

ISBN 7-5320-8329-2/I·18 定价:7.00元

目 录

第一章

湖心岛的宝贝
不翼而飞

(7)

第二章

老教授瘫在椅子上，
再也无力站起

(15)

第三章

神秘的海外来客

(27)

第四章

巴拿马，你往哪里逃

(33)

第五章

宝塔松后藏着一双
布满血丝的眼睛

(43)

第六章

手机上现出一
串奇怪的号码

(59)

第七章

他一头栽进了
阴森森的石洞

61

第八章

藏在小屋里的迷团

68

第九章

石洞里的生死较量

71

第十章

一只手死死地按
住了电话机键

100

第十一章

妈妈突然倒在地上

110

第十二章

跑什么跑,你弟弟
马上就没命啦

117

第十三章

所有的线索
突然中断

125

第十四章

梦中飞舞的流星球

131

第十五章

横在死神门槛
上的两条生命

后 记

湖心岛的宝贝 不翼而飞

“叮铃铃铃……”

一阵清脆的闹钟铃声，把正在西湖上划船的申大奇从梦中惊醒，他揉揉眼，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抬头望望窗外，天还不大亮，只有几颗星星在朝他眨着神秘的眼睛。大奇想起今天是星期日，每到这天清早，他都得和妹妹元元一块上湖心岛去执行一件重要任务。不是别的，是因为岛上埋着爷爷几只心爱的宝贝疙瘩，他必须代表爷爷去检查检查，看看那宝贝是不是安然无恙？还有那片大豆苗，不知窜得多高了？可结果实了？

这光荣的任务硬是他从爷爷那儿要来的。

元元还在隔壁的小房间里做着美梦，也不知梦见了什么好玩的东西，笑得格格响。申大奇轻手轻脚地走到她的房门口，扒着门缝叫了两声，好半天，里面才传出元元伸懒腰的声音：“人家还没睡醒哩，烦人！”

申大奇把门拍拍：“你要不起来，我一个人走了。”

元元怕的就是这一句，马上说：“起来了，起来了。”

大奇跑回自己的房间，迅速把衣裳穿好。

一切收拾停当，正好5点，天也就快亮了。

爷爷的房门虚掩着，从门缝隙里能看见凌乱的桌子上堆满了稿纸，还有一本本没来得及合上的书，那书真厚，每本都跟砖头差不多。真想不透，爷爷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还能看得下这么厚的书。

爷爷侧身躺在床上，睡得正香，隐约能听见他发出的阵阵鼾声。爷爷太累了，肯定又开了一个通宵的夜车，刚刚睡着，不能打搅他。大奇踮起脚，拉着妹妹，像猫儿一样轻轻巧巧地从爷爷房门前走了过去。

爷爷是科学院的教授，是专门研究农作物生长的专家。十多年前，外婆就那么一甩手走了，丢下爷爷一个人过，孤单得要命，爸爸便让申大奇住过来，陪陪爷爷。小姨见申大奇跟爷爷在一块，也把女儿元元送来了；一来是跟爷爷作伴，二来是想让两个孩子感受感受科学院的气氛，希望他们将来也能跨进这座全国闻名的高等学府，做一个像爷爷一样有出息的科学家。

元元进门时，爷爷两眼笑成了一道缝，张着两手连声说：“欢迎，欢迎，欢迎又给我送来了一个小研究生。”

申大奇在一边跟爷爷开玩笑：“这么说，我应该算是博士生罗！”

爷爷一阵大笑，笑得脸上像开出了一朵大菊花，他点着大奇的鼻子说：“你哪想当什么博士生哟，你是想当个大侦探。对吗？”

申大奇得意地把胸挺了挺，朝爷爷做了个鬼脸。

爷爷这话真说到了申大奇心里。申大奇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看侦探方面的电影、连环画，还爱听爸爸讲侦探故事，外国的福尔摩斯，中国的包公、况钟、于成龙，都是他仰慕的英雄。申大奇早就铁了心，长大了，要做一个侦探，一个闻名全世界的大侦探。

不过，那还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申大奇觉得必须从现在做起。这不，能替爷爷定期上湖心岛去巡视一番，也是很有意思的，说不定能碰到什么稀奇古怪的事，能让他有个大显身手的机会。

下了楼，两个孩子便像出笼的鸟儿，朝湖心岛方向飞去。

湖心岛离爷爷住的地方有两里多路。那里有一座美丽的雨秀公园，说是公园，其实除了很小的几片陆地之外，大部分都是湖面，湖面很宽广，每天从早到晚都有几十艘红红绿绿的游船在湖里漂来荡去。因为天色还早，现在除了一轮没来得及下山的月亮挂在湖面上之外，还有一片片早霞嵌在湖水中，随着月亮不停地流动。站在湖边，能看见湖心岛的轮廓，能看见岛上繁密的绿树，听见湖面上叽叽喳喳水鸟的叫声。这是一座四面环水的小岛，平时一般人是上不了的。

爷爷跟水上公园的经理商量好了，每到星期天清晨，就把一艘小船靠在小码头上，让两个孩子乘着它上岛。开头几次，都是爷爷亲自带着他俩一起去，后来，申大奇说什么也不愿让爷爷领着他们了。看爷爷不放心的样子，申大奇说：“爷爷，你也太门缝里看人啦，暑假一过，人家都上高二了。

堂堂正正的男子汉，老让你带着，像话吗！”

元元也在旁边附和：“是嘛，我好歹也算是研究生了，总得让人家自己实习实习吧。”

爷爷无言以对，只好让步。不过，每次出门之前还是不厌其烦地叮嘱，什么上船下船不要蹦哪，等船停稳了再下呀，哥哥要拉紧妹妹的手呀，这呀那呀，听得头皮发胀。大奇嘴里应着，心里却在说，爷爷，你别忘了，我申大奇还是业余体校的游泳运动员呢，你就是让小船在水里翻个底朝天，我也不会喝一口湖水。

这是一艘半机动船，可以用马达，也可以用木桨来划。申大奇不喜欢马达，马达一响，就那么“哧”地一下滑到了岛边，太没劲了。他喜欢和妹妹一人一支桨，划呀划呀，吱吱呀呀，晃晃悠悠地上小岛。

天太早，湖边的小码头上没有一个人影，只有那艘小船静静地候在那里，等待着申大奇的到来。申大奇解开系在岸边栏杆上的绳子，用手扯着，让元元先上。等元元坐稳了，他用木桨把船猛地往水中一推，自己后退几步，“嗨”的一声，便像箭一般地射到船上，船身一晃，吓得元元尖叫一声，两手死死地抓着船梆，身子随着船身的晃动摇了几下，很快也就适应了。

小兄妹俩说说笑笑地往前划。

不到半个钟头，小船便抵达岛尖。还没等船停稳，申大奇又是飞身一跃，下了船。幸亏这一套元元早有领教，不然，真会把她吓得心从喉咙里跳出来。

没等元元下船，申大奇便撒开双腿，朝岛中央飞跑而去。穿过一条茅草覆盖的小路，就是那片豆子地。当申大奇的身影出现在大豆地边上时，仿佛有什么尖锐的东西猛地刺穿了他的心窝，瞪眼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了。

元元跑过来，问大奇在看什么，大奇用手一指，元元这才发现埋宝贝的地方被人扒出了一个一尺见方的大坑。不得了，爷爷的宝贝疙瘩被人盗走了！

元元站在那里，端着两只手，心跳得像要爆炸；她望了哥哥一眼，哥哥仍然僵在那里，简直像个木头人。

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申大奇难受到极点，把十根指头绞进头发，慢慢地蹲倒在地。

这是什么宝贝，竟然让两个孩子如此揪心？

今年春天，爷爷发现一种叫“中子源”的物质对大豆的生长起到重要的作用，竟然可以改变大豆的生长期。表面上看，那是一只密封得像罐头盒一样的东西，里面装着三只紧挨在一起的小球，圆溜溜，黄澄澄的，就跟铜球颜色差不多。这是一种放射性极强的物质，从球体里源源不断地放出一道道肉眼看不见的中子射线和Y射线。这射线具有极强的穿透力，就是钢铁，一穿就能过；高炉上，能用它来探伤，医院里，能用它来给病人做手术。爷爷通过试验发现，如果把它埋在豆子地里，豆子的根须通过射线一照，不但长得快，还能提高产量，缩短生长期。这实在是一件了不得的大好事。一旦试验成功，还可以扩大到其它农

作物上,稻谷、玉米、小麦、花生……都能受益。爷爷说,这件事说不定会对整个农业产生深远的影响,一不留神,也许能爆发一场伟大的“农业革命”。

这番话是爷爷在家里接待一个记者时说的,爷爷说这话时,那双灰色的眸子里射出灼热的光彩,使大奇产生了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当时,申大奇就在旁边,听得耳朵支楞得老高。

头半个月,也就是在豆苗刚出土的那些日子,爷爷天天上岛来一趟,测量小苗的高度,叶子的片数,豆杆的粗细,想从中找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后来,干脆把这个任务全交给申大奇和元元,要他们帮助观察、记录,回来再向爷爷汇报。没想到,现在,这几只宝贝不翼而飞,爷爷要是知道,不气得七窍冒烟才怪呢!

更让大奇担心的是,万一罐头盒被外国间谍盗走,会给国家的科研事业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即使是被怀有好奇心的人挖去,砸开,揣在身上,只要40个钟头,就会有一个,或更多人被射线折磨得七死八活,直至停止呼吸;就是不死,身上的白血球也会迅速下降,会导致白血症,骨癌,甚至叫你缺胳膊断腿,让你死不死活不活地留在世上,成了一个废物。对了,就像美国人当年在日本长岛扔下一颗原子弹一样,让无数生命饱受射线的摧残,一直影响到好几代人……

这话不是大奇自己胡编乱造,是爷爷亲口对他说的。人命关天,可不是儿戏!

“爷爷也真是,怎么能把这么重要的东西埋在

这里!”元元这时倒埋怨起爷爷来了。

大奇没好气地冲了她一句:“不埋这埋哪?这里一般人也来不了。”

“人来不了怎么不见啦?是老鹰叼走的,蚂蚁搬走的?”元元忽闪着大眼,接着说,“起码得在旁边插个牌子,上面写着‘这里危险’……”

申大奇打断了她:“那不是此地无银 300 两吗!”他看元元还想说什么,朝她摆摆手,说:“你太小,不懂,别再啰嗦,我得好好想想。”

元元嘟噜着嘴,朝申大奇翻翻眼,手里摆弄着一根小树棍。

申大奇弯下腰用手从那堆黄土里撮了一点,放在手心,看了又看,心想,如果是昨天上午出的事,那一上午的太阳会把土烤得焦干,而这土却是湿润润的。这样算来,肯定是傍晚,最早也不过是下午三点以后,离现在已经有十几个钟头了……他这样想着,心里腾地一亮,问自己,这不正是考验自己的时候吗。爸爸说过,人的一生中会碰到许多机遇,能抓住机遇的人才是聪明的人。现在,机遇真的向他迎面扑来,他能轻易放过吗?他又想起老师说过的“坏事能变好事”,决定把这场“中子源被盜案”当作大显身手的机会,独来独往,一个人先把案子破掉再说……

申大奇又想起电视台的记者小丁叔叔,几次登门说要拍爸爸怎么破案的纪实片,爸爸不是说忙,就是说没放事,拍出来不好看。急得申大奇在旁边手心直冒汗,爸爸你也太傻了,太胆小怕事了,放着这样的机会也不去露他一脸,可惜,实在

可惜。要是换上我申大奇，非拍他 20 集连续剧不可。这回，如果他真的把这个案子给破了，不用小丁叔叔来请，他就主动打电话去找他，求他把破案全过程统统拍出来。主角吗？当然是他申大奇来担任，不用任何演员费神，自己演自己，现场堪察，发现线索，深入虎穴，一网打尽……神了！等到片子在全国一放，不仅爸爸目瞪口呆，爷爷也会惊得合不拢嘴，所有认识或不认识他的同学和老师肯定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如果真有那么一天，申大奇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他这样想着，更感到肩膀上沉甸甸的。

眼下的第一步就是应该在现场进行仔细的、全面的观察。

沿着脚下的小路往前拐，是一片乱石，乱石前面是连着湖水的沙滩。申大奇站在沙滩上，两手插腰，紧皱眉头，朝四下察看，那神情活像一个真正的大侦探在为了一件复杂的案子煞费苦心。

湖面上，不时有鱼儿在跳跃，细长的身体，雪白的鱼鳞，在阳光下一闪一亮，像一把把小刀在闪闪发光。

“哥，你在发什么呆呀，还不快回去向爷爷报告。”

元元在叫他，他好像没听见，两手抱在胸口，沿着沙滩慢慢朝前走，边走边注意脚下的沙土，旁边的树丛、草地，露水把他的旅游鞋打湿了。

四周是那樣的静谧，能听见湖水拍击着岛边的礁石发出的“空冬空冬”声。走到拐弯的地方，一只栖息在草丛里的水鸟，惊叫一声，展开翅膀，

“扑楞楞”地向湖面飞去，吓得大奇倒退两步，身上的汗毛都竖了起来。他长长地吁了口气，骂自己：“还想做个大侦探呢，胆小鬼！”

草丛旁边，有几只凌乱脚印。

申大奇蹲下身细看，发现这些脚印大小不一，有赤脚的，有穿旅游鞋的，也有穿皮鞋的。申大奇认真分析着，哪些脚印可能是昨天踩出来的，哪是前幾天留下的。最明显的是一只旅游鞋踩出来的脚印，脚后根陷得比较深，里面湿润润的，好像还有积水。

元元也过来了，她的视线也随着哥哥的视线落到那只脚印上，歪着脑袋看了半天，很果断地说：“肯定是这家伙干的！”

申大奇没理她，仍然半蹲着身子，全神贯注地盯着看，像医生对着显微镜寻找病菌一样，好一会，才慢慢地直起腰，对妹妹说，这只旅游鞋的脚印不是昨天留下的，而且不可能是扒坑的人。元元不相信，问他凭什么作出这样的判断，申大奇叫元元仔细看，这脚印窝里有好几道蜘蛛拉的丝，上面还挂着露水，颜色也不鲜亮，还沾有灰尘。因此，他认定这脚印不可能是昨天踩出来的。

元元忽闪着双大眼，望着申大奇，她没想到，哥哥看问题这么严密，说出的道理这么让人信服。她把头使劲点了点，说：“嗯，差不多。”

申大奇想到爸爸在破案时常用的排除法，心想，既然这些脚印不是昨天踩的，那就排除掉算了。他转身回到被扒开的土坑边，认真分析起来。他还学着爸爸思考问题的模样，将两眼眯起，凝视

着远方，牙帮骨在不停地锉动。

过了好一会，他好像对自己又好像对元元说：“从现场迹象来看，如果是有人故意搞破坏，一般来说，会把扒开的土重新填平，不留痕迹，而现在的样子看来，不像故意作案。”

“照你这么说，是有人无意中把小球挖走的？”元元问。

“嗯。”申大奇很有把握地点点头。

元元不太相信：“小岛这么大，哪个地方不能挖，为什么偏偏在爷爷埋东西的地方挖。”

“也许，为了别的什么事，比如挖草药，钓鱼……”申大奇指了指在湖面上甩尾巴的鱼说，“你看，这一带的鱼有多少。”

“钓鱼？”

“对，钓鱼，钓鱼总得挖蚯蚓吧……”

“你是说，挖蚯蚓无意中挖出了小球，对吗？”元元摆弄着手里的那根小树枝，把头摇摇，“哪有这么巧的事，正好挖到了爷爷埋东西的地方。”

“带偶然性的事情不是没有。”

“既然来钓鱼，为什么不准备好蚯蚓！”

“蚯蚓用完了，不挖行吗？”

“用什么挖？”

申大奇指指元元手中的那截树棍：“就用这。”这根树棍有半尺来长，一头粘着泥巴，显然是挖掘泥土用过的。

元元说：“我不信，这么小的树枝能掘出这么大的坑。”

“怎么不能，我来试试。”

申大奇用那根树枝在大豆地里挖了几下，土好松，不一会就被掘出一个不大不小的坑。元元还是说不可能，雨秀湖那么大，哪里不好钓鱼，偏偏泗水上小岛来钓。

“放暑假了，哪儿不能来，更何况泗水上岛，多刺激。”

“这么说，是跟我差不多的孩子干的啰？”

“也许吧。”

俩人继续寻找线索。元元头一抬，目光落到前面一棵大柳树下，叫了起来：“哥，你快来看啊！”

申大奇上前几步，看见大柳树下有一堆纸灰。他上前几步，认真察看一番。从颜色来看，是昨天傍晚烧的。怪事，来这儿烧纸干什么？大奇用树枝在灰上拨拉几下，拿起烧剩下来的半张看了看，认定这是一种极容易燃烧的草纸。——点火用什么？火柴？如果用火柴的话，必定会留下火柴梗。他俯下身把周围细细找了一遍，连一棵草，一道石头缝都没放过，可怎么也找不到半截火柴梗。

申大奇直起身子，顺着树干往上瞅，这是一棵歪脖子大柳树，谁也说不清它有多大年纪了，一年到头挺立在这里。这棵树，打申大奇记事时就有了。树后有一蓬乱草，那草显然被人踩过。扒开草丛，一个绿色的东西突然跃入他的视线。申大奇的心砰然一动，连忙蹲下身，小心翼翼地把四周的草拨到一边，暴露在他面前的是一只塑料牌。他如获至宝，正想伸手拿起，觉得不妥，这塑料牌上很可能有作案者的指纹。爸爸说过，在现场提取物证时千万不能直接用手去抓，应该用戴手套